

永不落幕《龙须沟》

崔岱远



北京南城，出天坛公园北门，沿着厚重的深灰色大墙往西走不远，抬头就能看见马路对过儿有一大片尖顶洋楼，粉墙黛瓦，靓丽齐整。您要是能走进这片社区，可就开眼了。宽敞的小广场周围绿柳如茵，藤掩凉亭，中央的花石圆台上镶着曲水流觞的图案，圆坛周围环绕一池碧水，几尾金鱼正在池中悠然地穿过绿苇的倒影。池对岸的大青石前，伫立一个手捧琉璃鱼缸的小妮子，头上梳一对羊角辫，站在那儿凝望远方，纹丝不动，像是被这漂亮的景致惊着了，又像是在期盼着什么。

您若是以为这里是什高富档人区，那就错了。这地界儿曾是北京有名的脏、乱、差、穷的“龙须沟”，小妮子的真身就是在70多年前的一场暴雨里永远消逝在那条万恶的臭沟下面。如今您看到的，是周围的老街坊们为她塑的铜像。当初，她期盼着过上好日子——街上没有臭沟，下雨的时候屋里不漏水，鱼缸里有两条小金鱼陪着她玩儿，要是能住进四白落地的大瓦房那就太美了。现如今，她化作雕像和当初的玩伴儿们一起眼望着这里成为北京的模范社区——金鱼池社区，她怎能不惊叹这里变成了一个崭新的世界！

二

金鱼池在南二环里，至于那条听起来很美的龙须沟，早先或许也真的很美。明代永乐皇帝迁都北京，按照《周礼》的规划在南城兴建天坛、山川坛，坛根儿后面就挖出了这么一条排水沟，那时候叫作“邓坛后河”。到了清代，邓坛后河改名成了龙须沟。

据史料记载，直到光绪早年间，龙须沟里的水还是漂亮的，只不过拆掉了老旧的石拱桥，改成了一座低矮的石板桥。到了宣统年间，也就是在古老的京杭大运河河运断航那会儿吧，金鱼池以北三里河的水彻底干枯，龙须沟河道淤积，渐渐由清变浊，由污变臭，龙须沟就这么着成了一条死水臭沟。

之后几十年，这条没人管的臭沟让周围的住家户遭透了罪。沟沿儿附近几家硝皮作坊和染坊排出的废水掺和着焦渣堆、煤渣堆滑下来的废渣一起排到水沟里，加上多少年没人清理的粪便、垃圾，让整个沟都充斥着恶臭的稠泥汤子。大伙儿住的是用碎砖、炕席和着烂泥对付着砌起来的小破房子，而且都是

你家墙挨着我墙，憋屈不说，一旦着火可就是“火烧连营”了。那些拉车的、卖力气的、要手艺的、收破烂儿的穷苦人就仿佛是其中一个个凄惨蠕动的可怜虫，挣扎在这样肮脏腥臭的环境之中。小妮子正是生活的那个沟臭、水臭、地臭、人臭的黑暗年代，淹死在黎明前雷电交加、狂放暴雨下的臭沟里。

三

天亮了，解放了，共产党进了北京城。开国大典的礼炮声余音未落，新中国的首都百废待兴。谁也没料到，人民政府市政建设的头一件事，就是整治北京南城这条有名的臭水沟，改善最底层劳苦大众的居住环境和生活条件，这真是一桩大快人心事！

1950年4月，龙须沟清淤工程启动。工程队的工人、派出所的警察、来支援的解放



军战士一起动手，没日没夜地刨起了臭沟，用铁锹挖，用土盆端，用小推车，一个个是一腿脏泥、一身臭汗。婶子、大妈们赶紧从家里端来了大碗儿茶，捧来了热毛巾，老人们索性甩开膀子，抄起铁锹加入了劳动大军。摆地卖艺的也没闲着，他们由衷地唱起了数来宝：“人民政府了不起！了不起，修臭沟，上手先给咱们穷人修。好政府！爱穷人，叫咱们干干净净大翻身。修了沟，又修路，好叫咱们挺着腰板儿迈大步……”

被这天翻地覆的热烈气氛激发出行动来的，还有刚刚从海外归来不久的老舍。很快，他就写出了三幕话剧《龙须沟》的初稿。

1951年2月，由老舍编剧、焦菊隐导演的话剧《龙须沟》登上了首都舞台。戏里那亲切的京腔京韵，那悦耳的吆喝声让人们身临其境。用戏里老舍的话说，当时的改造工程给周围的居民们带来了“五福”。一个地方和一出戏就这么紧密交织在一起，让土生土长的穷苦百姓获得了实实在

在的幸福，无论是在戏里还是在生活里。

四

龙须沟通过这出戏名扬天下，但真实的龙须沟已被填平铺上了柏油路，这三个字也从一条臭水沟的雅号演变成了一条街道的名称——“龙须沟路”。

龙须沟东边那片叫金鱼池的水坑洼地倒是被保留了下来。填坑修湖，建成了一个元宝形的人工湖。起初，那湖水是清澈的，可以垂钓，划船。但由于缺乏活水，日久天长，池水自然变得不再清澈，再加上排水不够畅快，赶上大雨，池里的水能涨得和栏杆一般高，甚至往大街上灌，流进住家户的屋子里。

金鱼池的改造迫在眉睫。1965年，北京修建地铁一号线，政府就用挖地铁的土填平了金鱼池，用高压设备把土石砸得结结

六

实，在上面盖起了50多栋筒易楼。多少年来蜗居在低矮破旧的小平房里的老住户全都迁进了新居，这是继整治龙须沟之后又一桩天大的美事。

屋里四白落地，房间一大一小，南北通透，还带着一个小厨房，出门就有自来水，一转身就能上厕所，再也不用担心下雨漏水了。在当时的北京，能够住上这样的筒易楼是一种幸福。居民们再一次切身感受到共产党的温暖，他们把筒易楼之间刚刚形成的三条街道命名为翻身街、向荣街、更生街。小妮子的同龄人那一年应该是二十四五岁吧？这筒易楼正好作为他们成家立业的新房。

五

转眼又是30多年，各家各户添人进口，两代人变成了四代人。当时的筒易楼住起来就显得窄憋了，老化严重，成了危楼。2001年，龙须沟、金鱼池地区第三次大规模危改工程拉开了序幕。

为了居民早日住进新楼，街道的工作人员做了大量深入细致的调研和安置工作。工人们夜以继日连轴转，仅仅用了10个月，首批160户回迁居民就拿到了新房的钥匙，敲锣打鼓重新回到了金鱼池社区。

豁亮的小广场中央，绿柳摇曳之下是一池碧绿的春水，消失几十年的金鱼池又重现眼前了，广场周围是一栋挨着一栋六层楼高的低密度花园式洋房。再往前走，正对着金鱼池的一个宽敞的过道边，有一条花岗岩砌的不宽的水沟。一抬头，水道两侧两根粗大的四方石柱正上方高悬着一块石碑，上面印着五个醒目的大字“龙须沟旧址”。底图是一张黑白老照片，甬问，那必是从前的龙须沟，尽管它已被彻底填平，但人们不能忘记它，也不应该忘记它。它代表着一个旧世界的灭亡，更代表着一个新时代的开端。

随着时光推移，老街坊们也相继退休，搞点什么文化活动呢？2012年，老街坊们一拍即合，打算自己排出演在社区节上演，至于剧目，甬问，当然首选就是话剧《龙须沟》了。别看这是一群业余演员，但导演可是大名鼎鼎，她就是参加过1951年第一版《龙须沟》演出的李滨老师。李老师带领十几位比他小十几岁，从来没上过话剧舞台的退休老同志排戏，谈何容易？但3个月，一出全部由当地居民原生态出演的《龙须沟》还真就在小妮子广场向各位街坊邻居汇报演出了。10年间，龙须沟人版的《龙须沟》大小演出了不下30多场。

作为一个地名，“龙须沟”已经很难找到了。现在在这附近的街道全都改名叫金鱼池街、金鱼池中区等等。曾经保存下的最后一块“龙须沟北里2号”的路牌也已踪迹难寻。可如果说生活就是一出戏，那么《龙须沟》这部话剧70余年一直在天坛之北的这片土地上生动上演着，从来也不曾落幕。

左图：天坛公园。冯军摄（人民图片）

右图：在青藏高原。旅派摄

热情开朗的宁夏回族自治区，让人见识各种沙漠景观，其中距离银川最近的就是这黄沙古渡，开车过去只需1个小时。

下车，举目望去，一派足以叫心灵震撼的大漠风光立刻将我包围——黄沙百战穿金甲。这里的一切都由黄沙构筑，脚下的路、路边的房，以及周边的风景。我想，这些沙经千万年历练，一粒粒早已化为精灵，与地球与人类共生。

景区门口，巨石横陈，女娲护卫圣人的传奇故事刻录在上。黄沙古渡的介绍，有神话传说，也有史实叙述。自女娲补天石起，至昭君泪月牙湖起，这是我的路径，也是浏览古渡的全过程。

黄沙古渡，是黄河上一个有名的渡口，由地名黄沙嘴而得名。明时，为了保护这个渡口，朝廷专门修建了戍台，派兵把守。清时，康熙从这里渡过黄河，亲征噶尔丹平定叛乱。

黄沙古渡景区很大，游完全程大概需4至6个小时。中间还可以换乘不同的交通工具，竹筏、越野车或是骆驼。虽说大数据显示此刻景区已进入近万人，但也是十几分钟都见不上一个人影儿，让人感受到西北大漠的浩瀚与苍凉。不过，黄沙古渡没有沙，这里还可见到水乡才有的湿地，水面清澈，芦苇青葱茂密。

沙漠里，骑骆驼是必不可少的体验，骆驼号称“沙漠之舟”，耐力极强。不过由于昨日刚骑了骆驼，今天我们决定体验羊皮筏。我们乘坐由吹得鼓鼓的羊皮制成的筏子，在10米深的水面上漂浮。一开始我紧张万分，经过慢慢调整，竟也能在皮筏上谈笑风生，别有一番趣味。

最后，行走月牙湖畔，王昭君出塞和亲，经过这里时留下了月牙湖。清澈纯净的湖水宛如昭君的泪眼，黄沙筑底，承载了她对故乡的无尽思念。更有守望数千年的胡杨，伴昭君梦回故里。

胡杨林，我在新疆见过。我以为它只生存在新疆。惊喜的是此次在宁夏，它的奇幻身影也处处留存，陪伴着昭君的，不正是在它吗？岁月雕刻，三千年不死，死后三千年不倒，倒下三千年不腐。

无处不在的是黄沙，是胡杨。黄沙古渡，这里有千年的陪伴。



作者（右）在青藏高原。

黄沙古渡的陪伴

杨光



行天下

寻访逸速阁书院

高新华

文学大师博尔赫斯曾说：“如果有天堂，天堂应该是图书馆的模样。”湖南逸速阁书院，绝对可以称得上是乡村里的“天堂”。

逸速阁书院坐落于风景秀丽的石门县城东郊易家渡镇。书院藏书丰富，品种齐全，是极佳的阅读场所，非常值得一去。

上个周末，和友人约好去参观逸速阁书院。驱车到易家渡镇后，远远地望见一座古色古香的建筑，果不其然，那就是逸速阁书院。还未步入大门，“逸速阁书院”几个俊秀飘逸的大字便映入眼帘。这座楼坐北朝南，共七层，粉墙黛瓦，圆拱大门结合雕花、漏窗等中式建筑元素，透露出精致与含蓄的传统气质。

我迫不及待地踏进书院大门。之前参观过无数民办图书馆，却没有一家像这样大气与恢弘，我的心一下子雀跃起来。跟随讲解员在馆内一楼各处游览，依次参观了综合外借区、留守儿童阅读区、残障人士阅读区、心理咨询室等。不少孩子正在馆内聚精会神地看书，毫不理会我们这些参观的人群。

随讲解员上行，我们来到了藏书区。二楼设有文津四库全书、地方志、荆楚湖湘文化、宗教文化、学术探索、连环画等专区。珍贵的书籍琳琅满目，特别是“镇馆之宝”——文津阁《四库全书》，装帧精美，气势宏大。丛书分经、史、子、集四部，故名四库。《四库全书》共有7.9万卷，3.6万册，

约8亿字。这套书被称为“书中之王”，能集全全套极为难得。

书院内还有3万余册连环画，这些连环画虽然有年代感，但排列整齐、保存完好。我仔细地翻看那些熟悉的连环画，像看到久违的朋友，想起年少时流淌在连环画里的时光，不禁感慨万千。浸润心田唯书香。

二楼还陈列着《龙藏》《大正藏》《道藏》《续道藏》各一套，以及好几万件湖南本地文献。三楼是宗教文化馆，四楼为红色收藏展览馆，陈设有各种红色藏品。红色藏品是这一书院的特色，吸引了许多学生和学者前来参观。

书院五楼设有专家工作室和能容纳120人的报告厅；六楼设有特藏书库、音影室、研讨室；七楼为行政办公室。逸速阁书院除了注重藏书、自修研究、汇讲难外，还成立了专门的学术委员会。

为啥取名“逸速”？创办人高金平先生说，逸速阁书院取“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之意，为“一二”的谐音。意思是希望有更多图书馆能像雨后春笋般在祖国大地上涌现，希望有更多人加入到创建全民公共图书馆的事业之中，实现全民阅读的美好景象。

我不禁被这种理想所感动。若有机会，建议您也来逸速阁书院看看，这是一场视觉盛宴，也是一次文化的洗礼和精神的净化。



三色邛崃

王良勇

土耳其诗人纳齐姆·希格梅说：“人的一生有两样东西是永远不能忘却的，母亲的面孔和城市的面貌。”我对邛崃城市面貌的印象，既有南宋陆游诗中“青鞋自笑无羁束，又向文君井畔来”描写的“文君井”，又有清代熊维芳诗中“大力从教手挽澜，修成宝塔现云端”描写的“回澜塔”。行走邛崃十多次，我发现这座城市的特点是那么鲜明，它少有的深沉与细腻，总是能和那个城市一眼分开来。

据嘉庆年间《邛州志》记载，昔日邛崃有“临邛八景”，包括南河渔唱、书台桂影、易洞秋风等。邛州直隶州全图中还对八景进行了标注。随着历史远去，邛崃的城市面貌又发生了新的变化，如今邛崃的城市风采，我想可以通过红、绿、白三种颜色去诠释。

红色，是邛崃浓墨重彩的第一重颜色。1935年11月，长征中西进的红军为实现川陕甘计划和策应中央红军，南下转战川

康边地区，兵分三路进入邛崃。在邛崃驻留的112天里，英勇的红军指战员展开了天台山、天车坡、夹关、百丈关、香炉山等多个激烈战斗，在邛崃西、南两路先后建立了多个苏维埃政权。红军引导当地群众分田地，传播共产主义思想，深受人民群众的热爱和拥护，留下了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

从邛崃市出发，沿着邛芦路驱车1小时左右，便可到达红军长征邛崃纪念馆。纪念馆位于邛崃市高何镇，白墙红瓦，背倚一片青山。陆续有参观者前来瞻仰学习。馆内，300多幅照片、200多件文物和大量文字图表展现了邛崃地下党、红四方面军以及川康边人民游击队等的英勇战斗和前赴后继的革命精神。

红军与邛崃人民的鱼水之情，是道不尽的。红军长征经过邛崃时，有一个营的士兵患上疟疾，邛崃高何镇的老中医张崇荣不畏山高路险，亲自上山采药，在老中医和家人

的精心护理下，士兵们痊愈了。红军临走时送给张崇荣一根扁担，嘱咐他以后可以向人民政府换回医药费。张家人将扁担当宝贝一样代代相传。2005年，张家人将扁担捐赠给了红军长征邛崃纪念馆。

绿色，是邛崃的第二重颜色。邛崃山峻景美，叠岭成峰，有“临邛自古称繁庶，天府南来第一州”之美誉。从邛崃市驱车到平乐古镇，再到天台山、南宝山，满山苍绿画卷一样迤迤铺开，连绵不绝，其中有茶园、猕猴桃园、竹林等。凭借“平乐古镇”“天台山”“川西竹海”“南宝山”等知名旅游景区，邛崃吸引了大批游客到来。

住在邛崃城区，若是碰上晴天，推开窗户，美丽的西岭雪山便会呈现在眼前。白云拖成条条的白练，勾勒出城市的妆貌，如同宋人笔下淡雅的山水画。近年来，邛崃加大生态环境保护，践行绿色发展，生活在城里的人，也能清楚感受到自然的馈赠。

白色，是邛崃的第三重颜色。邛崃是个小小的县级市，面积仅1000多平方公里，却因白酒多了一个金字招牌。西汉时，便有卓文君在邛崃开酒铺，《史记·司马相如列传》记载：“相如与俱之临邛，尽其车骑，买一舍，酤酒而令文君当垆”。唐朝韦庄在《河传·春晚》里写“翠蛾争劝临邛酒，纤纤手，拂面垂丝柳”，南宋陆游也在《遣兴》里写“一樽尚有临邛酒，却为无忧得细倾”，都不约而同提到了邛酒。

邛崃悠久的酿酒历史、特殊的酿造环境和长期传承的技艺，为邛酒发展提供了良好基础。邛崃打造了多个特色酒庄，成立了酒庄联盟，“邛酒”亦获评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游客们来到这里，可以品酒闻酒，更可以观看、学习酿酒的古老技艺，感受临邛古城古典与现代的碰撞。

图：邛崃平乐古镇。

资料图片